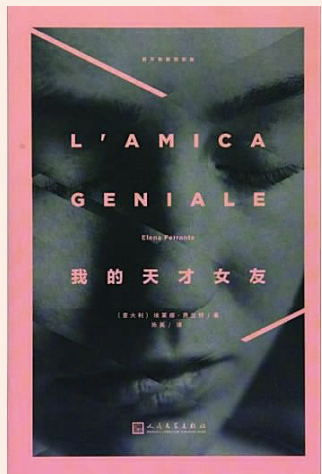




埃莱娜·费兰特《我的天才女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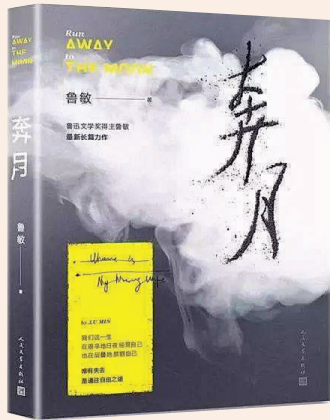
大卫·米切尔《骨钟》



胡利奥·科塔萨尔《南方高速》



村上春树《刺杀骑士团长》



鲁迅《奔月》

为那些错失的佳作，找到重新翻开它的理由：虚构的文学中有着丰沛的人生

听这些作家评论家聊私人书单



根据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海报。《使女的故事》在2017年大热，原著小说的每一个字都在提醒我们，这是个循环发生的故事，它会周期性地进入我们的视线，被每一代人讨论。

■本报记者 陈熙涵

漂亮的人很多，有趣的灵魂很少，而读书则是接近美和有趣的方式。又到一年盘点时，对于过去的一年，虚构文学或多或少地成为了记录丰沛人生的一重维度。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朋友圈里“晒书单”这事，会突然“火”了起来。日前，本报邀请孙甘露、黄昱宁、郅元宝三位将读书作为日常生活必需的“职业”读书人，和我们一起谈谈他们发掘的好作品。他们贡献的“私人书单”，会为那些错失的佳作，找到让我们重新翻开它的理由吗？

成年人的写作，充满感情又坚强节制

孙甘露：作家
推荐书单：《库切传》《小夜曲：音乐与黄昏五故事集》《南方高速》《骨钟》《地下铁道》

去年一年，孙甘露忙于各种事务性的工作，但写作未曾中断。日前传出消息，孙甘露写了逾十年的新长篇小说即将在上海正式出版。与写作并行的，是他日常生活中对大量虚构文字的持续关注与阅读。他推荐的几部作品分别是：《小夜曲：音乐与黄昏五故事集》《南方高速》《骨钟》《地下铁道》和《库切传》。

《小夜曲：音乐与黄昏五故事集》是去年诺奖得主石黑一雄唯一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全书由5个看似独立的故事组成，但故事间出现的人物是有所交叉的。“作家是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的”，但孙甘露认为石黑一雄的写作是挽歌式的，“他在写作中，一直在哀叹，一直在缅怀追忆，这是他最为明显的写作风格。”

探讨小说和音乐的关系在文学界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写《发条橙》的安东尼·伯吉斯有段时间曾想要写一部仿照莫扎特交响曲形式的小说。昆德拉也曾拿自己的作品和贝多芬晚期的四重奏做过类比。但是，用语言来描述音乐或者用音乐来表意，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对此，《小夜曲》作出了精彩的示范。书中5个故事的主人公们都面临着未完成的、无法计划的情况，他们相遇的地方充满了偶然性：敞开的窗子、旅馆、广场、酒店等等，作者采用的第一人叙事法更强化了这种不确定性，在这精雕细琢的5篇小说当中，作者着力探索了爱、音乐和时光的流逝。

孙甘露推荐的另一本小说是《南方高速》。它的作者、拉美“文学爆炸”先驱胡利奥·科塔萨尔是一个足够有意思、足够引起关注的人。已有许多文学

巨匠盛赞过科塔萨尔的写作。另一位诺奖得主略萨评价他的写作发现了孤独中的不同寻常，顺理成章中的荒谬，教条规则中的意外，以及平淡无奇中的奇迹。似乎没有人能像科塔萨尔那样，以文学的方式让日常生活中的陈词滥调和乏味庸常得到如此的升华。同时，他又是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和王家卫都十分推崇的作家。

最后，令孙甘露“顺气”的作品还有《地下铁道》一书。在他看来，作为普利策奖与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双料得主，这部小说代表的是一种成年人的写作，既充满感情又坚强节制。它既是一个关于黑人的故事，又带有人类普遍性：一个寻找希望的故事；它既是在黑暗中挣扎的故事，也关于自我救赎；它考验着人类的内心承受力，读起来一点都不轻松，这正是它的力量所在。

在5部推荐作品中，《库切传》其实并不是一部小说，但孙甘露坚持认为，这本描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的传记书，“写得比小说更像小说，比虚构作品更出彩”。

好故事，是自带光圈的

黄昱宁：文学翻译者、作家
推荐书单：《封锁》《被掩埋的巨人》《温柔之歌》《使女的故事》《我的天才女友》《刺杀骑士团长》

黄昱宁是少数从事文学翻译又能写小说的人。同时，她日常从事的编辑工作，又给她看作品带来了更加独特的视角。她始终相信，好故事是自带光圈的。回顾过去一年间，她认为小白新作《封锁》以独特的文本魅力，足以成为去年中国文坛的一个异类。《封锁》的故事设定在孤岛时期的上海。为追捕炸死奸奸的刺客，日军封锁了一栋公寓。一个落魄而饥饿的作家，在大厦将倾之时挺身而出。他像《一千零一夜》里的山鲁佐德那样，持续不断地给日军少佐提供关于刺客的线索，以延续自己及整个大楼里的人生存下去的希望……《封锁》为身处乱世的人们设计了一个戏剧性的时刻，一个封闭的舞台，以及一个由恐惧、饥饿和杀戮合围而成的更封闭、也更狭窄的精神封锁圈。巨大的反差，勾勒出小说最迷人的部分”，黄昱宁说。

在黄昱宁的阅读视野中，2017年值得推荐的虚构类作品还有《被掩埋的巨人》《温柔之歌》《使女的故事》《我的天才女友》，即将翻译出版的村上春树的《刺杀骑士团长》也在她的推荐之列。

《温柔之歌》是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作者是80后女作家蕾拉·

斯利玛尼。小说讲述了米莉亚姆生育了两个孩子之后，再也无法忍受平庸而琐碎的主妇生活，她和丈夫保罗决定雇佣一个保姆，路易丝就这样进入了他们的生活。路易丝无所不能、近乎完美，米莉亚姆夫妇总是骄傲地向别人介绍：“我家保姆是个仙女。”随着相互依赖的加深，隔阂与悲剧也在缓缓发酵。在黄昱宁看来，《温柔之歌》最有意思的部分在于：小说的推进，表象的完美在建设，隐藏的崩塌也在累积中，两种力量是势均力敌、互为因果的。年轻的作家在处理上，显示了很强的控制力。饶有意味的是，小说中的男主人在家庭中担任的角色永远是“摄影师”，负责把一个完美家庭的表象拍下来。讽刺的是，所有完美背后的悲剧部分，建设的过程和崩塌的过程，男人的角色都是缺席的。

黄昱宁认为，《使女的故事》在2017年大热，并不是一个偶发事件。只要细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文本就能发现，这部小说的每一个字都在提醒我们，这是个循环发生的故事，它会周期性地进入我们的视线，被每一代人讨论。而埃莱娜·费兰特《我的天才女友》中所写的两个女人最终可以被看成一个人——更准确地说，是同一个女人的两个侧面，这是这部小说最让人感兴趣的地方。“她们单个的力量是如此卑微，她们的‘天才’只有依存在另一个自己身上，才有可能在这个对她们很不友好的世界里绽放出光芒，而这种感觉又始终同羞耻、内疚、惶恐交织在一起。这一层关系写得别致而动人。”

2017年下半年，黄昱宁的很多时间用在在看《刺杀骑士团长》的译稿上。在她看来，这次村上春树试图完成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把萦绕在他心头多年的抽象观念——诸如对于历史叙事不确定性的质询和对于隐藏在每个人心中的“恶”的挖掘——都转化成具象的东西。所以他让笔下的人物凭借意念进入类似于平行世界的奇幻情境，并不是为了历险，而是为了寻找对这些观念的诠释方式。这是一次野心勃勃的、值得尊敬的探索，各种村上式隐喻不时以一种冷幽默的方式呈现，他独有的文字魅力始终“在线”。

原创文学并非大年，但仍有闪光之作

郅元宝：文学评论家
推荐书单(篇目)：《天漏邑》《心灵外史》《奔月》《小满》《小草》

去年一年，并不是原创文学创作的大年，但从中也还是能看到一些闪光之作。比如石一枫的长篇小说《心灵外史》，鲁敏的新长篇《奔月》，赵本夫的

长篇《天漏邑》。

郅元宝介绍，《天漏邑》是实力派作家赵本夫厚积薄发匠心独运的一部力作，也是近年来中国长篇小说界一个令人振奋的重要收获。小说熔神话故事、历史传奇和现实人生于一炉，多维叙事空间相互补充，大跨度时间转换有条不紊，众多人物形象鲜活而立体。历史天命的探究，现实人生的讽喻，复杂人性的拷问，共同诠释了“天漏而人可以不漏”的基本主题，小说因此有力撼动了中国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挑战了长期以来战争小说的流俗之见和历史小说的僵化格局，立意高远，气度不凡。

石一枫《心灵外史》是一部给郅元宝带来颇多惊喜的长篇小说。他认为，这是青年作家中出现的不可多见的一部力作，也是近几十年中国文学不可多见的一部佳作。作者显示出深刻的思想性、杰出的艺术表现力和优秀的写作功底，前途或末可限量。小说采取的是第一人叙事，在作者流畅而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叙述中，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到新世纪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历史现象逐一展开……在郅元宝看来，对精神危机的关注，是晚清以来中国文学一条暗流涌动的主线。石一枫的写作字里行间频频触及从鲁迅到张承志、王朔等现当代作家作品的许多细节，其中对鲁迅作品无处不在的呼应构成了《心灵外史》的一脉在文本。同时，《心灵外史》又是对张承志《心灵史》的戏仿，更是对《故乡》《阿Q正传》《祝福》《野草》的自觉继承。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在石一枫笔下几乎是首次发生了全面交汇。这使该作品在定位和地位上具有了某种可能性。但是，郅元宝也提到，石一枫机智诙谐的语言有时也失之于“贫”，失之于“油滑”，应该引起注意。

与此同时，郅元宝指出，2017年是短篇小说的收获之年，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作品，如艾伟的短篇小说《小满》，傅秀莹的短篇小说《小草》。艾伟近年来多部作品关注当代社会伦理现象，《小满》把一个“代孕”故事讲得跌宕起伏，既是向沈从文、柔石、曹禺等经典作家致敬，也是对当下现实的一次积极回应。小说写古董商人白先生外表斯文，内心却隐藏有一段不可告人的发财前史，白太太温和平易，但关键时刻杀伐决断毫不留情，女佣喜妹奴性天成，相信“从来如此便对”，小说篇幅虽短，但人物形象都可圈可点。主人公小满天真善良，易受摆布，也易落入幻想，加之其无法回避的天然母性和妻性，心理严重受伤，终至疯癫，这一层写得尤为成功，作品也因此显出了鲜明的当代性。喜妹有限视角与隐含作者全知视角之间张力的把握很见匠心。

人类意识可以被提取、共享、转移、换取经济回报，但也变得异常危险

看完《黑镜》，让人想给大脑上把锁

■本报记者 童薇菁

在有可能的未来，真实的人类不再是食物链顶端的赢家，反而被虚拟人物操纵，成为傀儡；记忆影像可以随时被翻查，犯罪率降低了，但整个社会逐渐丧失了信任感和安全感……已经播到第四季的电视剧《黑镜》以手术刀般锋利地剖析人类面对未来科技所带来的种种困境而深入人心。在剧迷们的期待中，《黑镜》第四季日前上线，一次性放出全六集。这一季《黑镜》深度聚焦了开发人类意识所带来的种种后果，有忧虑、有困惑，也有迷茫。

“智能红娘”比你更了解你的情感？

谷歌公司研发的人工智能“阿尔法狗”，已经将人类围棋高手挑落马下。接下来它将要挑战的领域是什么？数字社会的进程太快，不免令人恐慌起来。“深不可测”的人类的意识，可能是机器智能和大数据算法难以攻克的一个

壁垒了，但如果有一天可以呢？新一季《黑镜》直视了这样的未来，并且描绘了一幅人类的意识进入高度数字化的场景，在这个世界中，意识可以被提取、共享、换取经济回报。

“智能红娘”或许比你更懂得你的伴侣。在第四季《绞死DJ》中，系统将每个人的“意识数据”放到后台进行模拟测算，对产生的情感波动、反抗等意识行为不断修正。拿着这个寻找真爱的罗盘，就能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与你匹配度最高的伴侣。千千万万的男女就用这个系统相亲，省去了在现实生活中一次次的恋爱尝试和试探。

人类的意识，还将成为下一个无孔不入的监控摄像头？第三集《鳄鱼》围绕着一个恶性连环杀人案展开讲述。在这个世界上，意识，被广泛应用于刑侦领域并卓有成效，因为它能够像影片一样还原历史场景，并且采集意识是合法化的。令罪犯意想不到的，是一只“目击”豚鼠成为了撬动本案的关键环节。但讽刺的是，导致罪犯不断杀人的原因，也正是由于操纵这项

意识回放技术的人无意间“提取”了她犯罪的场景。

然而，随着这项技术不断深入医疗、游戏、刑事侦查、社交等各个领域的时候，意识也变得前所未有的脆弱。意识数据“在云端”有被盗窃、控制的危险，犹如在大街上裸体行走，人类将不再拥有秘密和自由可言。而当意识可以脱离肉身，进行转移和复制的时候，伦理困境也随之而来——“意识”作为一种克隆品，有没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意识”和“人类”有何区别？

还记得在上一季中，某游戏公司打造了一款沉浸式VR游戏，参与游戏过程的不再是传统认知中人类的感官和大脑的反应，而是直接把意识投放到虚拟空间里。不幸的是，由于技术尚不成熟，导致了一位充当小白鼠的实验者的死亡。到了本季，类似的技术已经大规模商业化。在第一集《联邦星舰卡里斯特号》中，男主角就是一家沉浸式VR游戏公司的首席技术官。为了宣泄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孤

独和无能，他将身边同事的意识进行了克隆，并且绑架到自己创造的世界中进行奴役。

而到了本季最后一集《黑色博物馆》所架构的世界，人们已经能够随意地提取、转移意识，并且把它们嵌入任何实体中，可以是另外一个人，布娃娃甚至是桌椅。对意识的开采，究竟能深入到何种程度？当技术的滥用遇到人性中的“恶”，后果难以预知。

“科技含量”多了，但人性挣扎少了

“够犀利、够冷酷”是剧迷们热衷追剧的原因。虽然本季《黑镜》的未来感和科技感大大增强，但网络评分却下降不少，很多剧迷失望地表示，原本那些出人意料的大反转不见了，令人后怕持久的惊悚感不见了，《黑镜》不“黑”了。

自第三季起被Netflix公司买下版权后，《黑镜》摇身从英剧变为美剧，不仅集数变多，制播频率也明显加快，第三、四季的播出间隔仅一年。与此同时，制作组开始改变其原本完全独立的单



在《黑镜》第四季中，将意识应用于游戏领域的技术已相当成熟。男主角将同事的意识克隆后，投放到虚拟空间里进行奴役。图为《黑镜》剧照。

元剧设置，从第三、四集开始，在某一集中出现的新科技、新事物甚至是相同的世界观，会在之后的剧集里继续沿用。例如记忆提取、虚拟游戏、人工智能交友平台等就在这两集中反复出现，给观众造成了似曾相识之感。

这也导致了部分追剧观众的不满，“剧情变单薄了，格局变小了。”但归根结底，是《黑镜》硬冷、荒诞又充满戏谑的风格发生了转变。

第一、第二季《黑镜》所制造的惊悚点，并不完全局限于科技之

“恶”，更多的是聚焦在社会心理、大众传播和政治生活中的种种人性困境。但本季的全部六集剧目，则完全定格于科技发展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上，虽然反思技术进步的一面“镜子”仍在，但却缺乏全面、具有超越性和洞见力的判断。它反复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在未来的高科技生活中，技术先行，规制滞后，道德与伦理对“新生事物”缺乏约束力。是以，《黑镜》彻彻底底地变成了一部科技伦理剧，“神剧”光环已褪，不免让人觉得可惜。